

# 福傳主保

聖方濟各·沙勿略，為我等祈

金魯賢<sup>1</sup>

各位神父、修女、修生、教友，你們好！

今年是我們上海教區的福傳年，我們每一個人都要以宣傳福音作為自己的重要任務。今年又適逢福傳主保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cis Xavier，1506~1552，或譯薩威）誕生五百週年，我們既要隆重紀念聖人，更應努力效法他。為了使各位進一步了解聖人，我特寫此牧函。

## 一、貴族子弟

聖人生於西班牙巴斯各地區的一個貴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時，家庭遭遇變故，接著母親去世，從此家道中落。聖人十九歲時，為了更好地光宗耀祖、重振家業，就離鄉背井，去了當時全歐洲的文化中心—巴黎，進入巴黎大學深造。

沙勿略一表人才、風流倜儻、聰明過人且為人誠懇、善於交友。他又刻苦學習，成績斐然，深受周圍人們的尊敬。廿四歲時他取得碩士學位，學校留他任教。他進取心強，邊作助教

---

<sup>1</sup> 本文作者：金魯賢，耶穌會士，天主教上海教區主教。本文為 2006 年 4 月 7 日為紀念聖人、期勉信友所發牧函。

邊攻讀博士學位。

當時的巴黎大學雲集了全歐洲的著名學者，吸引著各國的青年學生前往求學。其中不少是貴族子弟，這些人都帶著鉅資，他們遠離父母，沒人管束，猶如脫韁之馬，生活奢華、胡作非為，甚至放肆狎妓。樂極往往生悲，有些人染上了梅毒，身上長瘡，腐爛全身，痛苦不堪，甚至喪生。根據聖人回憶，正是因為害怕染上這種可恥的病症，他潔身自好，遠離犯罪機會，不與那些青年為伍，留得身心清白。

## 二、良師益友

當時沙勿略借宿於巴黎大學文學院的聖巴爾伯院( St. Barbe )內。同室四人，其中一人名叫伯多祿·法伯爾( Peter Faber, 1506 ~ 1546 )，法國撒物亞( Savoy )地區人，和他同歲，農民出身，得到親友的資助進入大學。此人心靈純潔、談吐風雅、聰敏好學，精通拉丁文與希臘文，卻毫不恃才驕傲，而是謙恭溫良、心態平和、平易近人。沙勿略和他一見如故，成為知己。兩年半後，宿舍裏來了一名新學生，他衣服破舊，趕了一隻小毛驢，馱著兩大袋書本而來。此人名叫依納爵( 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1 ~ 1556 )，他比沙勿略、法伯爾年長十五歲，他的頭髮已開始禿頂，跛了一條腿，滿臉倦容。他與沙勿略是同鄉，也是貴族出身，青年時期醉心世俗，追求功名，在軍隊裏服務。在一次戰事受傷而被迫回到家鄉療養，百無聊賴之時，閱讀了兄嫂給他的一本耶穌傳和聖人言行。蒙聖神光照，他決心拋棄塵世榮華富貴，矢志修道，為基督服務。只是為了將來能愈顯主榮，他才到這最高學府來學習。由於他基礎差，校方指定法伯爾為他補課，很快他們就成了朋友。

沙勿略與他初步接觸之後，覺得他老氣橫秋、迂腐、不識時務、不合潮流，感到沒有共同語言，與他保持相當距離。沙勿略家境不富裕，在巴黎開銷又大，所需的費用，家中往往不能及時匯到。依納爵有親友接濟，但自奉甚儉，對人卻慷慨大方。沙勿略在囊中空空時，少不得向他伸手求助，他也總是有求必應。沙勿略不得不敷衍他、與他虛以委蛇。依納爵卻獨具慧眼，他深信沙勿略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如能助其把正人生的方向，定能成為教會的棟樑。他不失時機地向沙勿略進言：「世上榮華富貴只是曇花一現，轉眼即逝，天賜人才必有用，只是看用在哪方面。」依納爵勸他應追求真善美，也就是追求無限美好的天主。他經常引用聖經上耶穌的教導提醒沙勿略：「人縱然賺得了普世，而喪失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呢？」（路九 25；谷八 36；瑪十 26）依納爵恆心勸導。他其貌不揚，說話也有些木訥，但在課堂上和課後，能針對課題提出獨到的意見；對老師的問題，也能做出精確的回答，使得包括沙勿略在內的同學們都對他刮目相看。沙勿略也改變了原先的看法，逐漸接納了他，樂意和他交談、溝通。經過一段時間後，沙勿略終於被依納爵的耐心、堅韌所感動。他心想：這人何苦呢？他並不是謀求自己的利益，倒是處處為他著想。於是他放下架子，真心接近依納爵，也接近身邊若干早經開導了的青年。他們是雅各伯·萊以納（Diego Lainez, 1512~1565），亞爾方沙·撒爾默隆、尼各老·鮑巴第拉（Nicolas Bobadilla）和西滿·勞脫利蓋（Simon Rodrigues）。

依納爵引導他們真正認識耶穌基督和祂的救世大業。依納爵先後帶領他們做過為期一個月的神操，教導他們學會怎樣分辨事務，分辨什麼是來自天主、什麼是來自魔鬼。神操結束後，

他們似乎脫胎換骨。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的「成爲新人」。他們決意投奔到耶穌旗下，把自己完全徹底地奉獻給耶穌，完全徹底地投身於祂的救世事業。他們覺得個人的作用很微小，必須結成一個團體力量才夠大，當然他們得矢志修道。但採用什麼方式呢？當時盛行兩種方式：一是加入某個教區，在教區主教領導下、在教區範圍內做牧靈工作。而對他們來說，一個教區的空間太小了，他們認爲整個普世才是他們的目標。另一種方式是進修會，留在一個會院內過祈禱和默觀的生活。他們不願出世，而恰恰是要入世。他們決意創一種新的方式，不受教會和會院的束縛。他們爲了自由，放棄了成家立業的初衷，不受家室的牽絆而去留自由；爲了自由，他們捨棄家產，不爲錢財所奴役，好能輕裝上陣。他們目標既一致，就在巴黎郊外蒙馬特山（Montmartre，即現在耶穌聖心大堂所在處）一座小聖堂裏發了三願，並一致推舉依納爵爲首領。

他們是耶穌的戰士，就想去耶穌出生、生活及傳教的地方朝聖。於是他們相約到威尼斯城搭船去巴勒斯坦，在那兒，沙勿略領受了鐸品。他們在威尼斯等了一段時間，由於形勢變化，知道去聖地已無希望，就決定去羅馬，把自己交給教宗去支配。他們給新團體起名爲耶穌支隊，即「耶穌會」（the Blessed Society of the Name of Jesus），會員之間是兄弟，他們視依納爵爲師長、父親。從沙勿略在印度寫的信中可看出聖人是何等重視他們的友誼、珍惜他們之間的親情。家書抵萬金，在東亞，他把依納爵給他的信裝在袋裏掛在胸前。這種感情也許是今天隨時可以打手機發短訊的我們不易體會的。

### 三、教宗欽使

在沙勿略出使五十年以前，葡萄牙開闢了繞過南非好望角到印度的航線，葡萄牙的軍隊、殖民地官員、商人、冒險家大批到了東亞。教宗也把東方遼闊的土地劃給葡萄牙國王作為他的管轄區，希望有神父去那兒傳教。教宗把這項任務交給依納爵。依納爵指定了尼各老·鮑巴第拉去印度，把沙勿略留在了身邊作秘書。

然而天主上智另有安排。鮑巴第拉患了重病，不能遠行，依納爵臨時決定派沙勿略頂替。沙勿略欣然接受，第二天就起程了。沙勿略先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拜見國王，國王接見了他，以教宗賜他的特權任命沙勿略為教廷駐東亞特命全權大使，並給予厚禮及給他派遣隨行人員。沙勿略接受了任命，但謝絕了隨行人員和其他恩施。表明自己是耶穌的使徒，應和耶穌相似。

1541年4月7日，也就是沙勿略35歲生日，載著沙勿略的船隻及其他船隻共五艘帆船緩緩滑行出海，開始了他的船上生活。

我們現代人無法想像五個世紀前的航海旅程。

今天的豪華郵輪根本就是一座海上城市，船上有附浴室的房間、有餐廳、有各式酒菜、有咖啡廳、有舞廳，還有游泳池、有運動場，真是應有盡有。乘坐郵輪旅行是高級享受。

而數百年前是木製的船隻，那時還沒有發明輪船，人們用的是帆船。船上設備簡陋，既沒有無線電系統可與陸地聯繫，也沒有衛星定位系統導航儀器，一上了船，就與世隔絕了。航行靠的是帆，借助風力前進。船隻一入大海，就成為孤軍，只是一葉扁舟漂浮在汪洋大海之中。帆船如遇狂風暴雨，驚濤駭

浪，則有沉沒滅頂之險；而風平浪靜之時，船就停在海中，不進不退，望洋興嘆，無可奈何。

海水不能食用，所帶的淡水嚴格限量。那時還沒有發明製冷設備，沒有保鮮的方法，時間一長，食物會腐爛，水會發臭。所以，大多是吃硬餅、鹹魚、鹹肉、鹹菜。

沙勿略乘坐的帆船從里斯本（Lisbon，葡萄牙的首都）出發，目的地是遠東。由於那時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之間還沒有一條蘇伊士運河，因此船隻必須向南，沿著整個西非洲大陸航行，繞過南非好望角再折向北方，然後向東往印度。從里斯本到南非約有五千多海浬，從南非到印度又約五千海浬。沙勿略乘坐的船隻在非洲東海岸的莫桑比克逗留一段時期後再揚帆北行，然後再掉換向東，終於在 1542 年 5 月 6 日抵達目的地果亞（Goa）。一路行來，總共走了 395 天，也就是 13 個月，今天從印度搭飛機去里斯本用不到 7 個小時。

在沙勿略乘坐的船上，大部分旅客是葡萄牙殖民者的官員和文職人員，還有一些是去淘金的商人，當然也不乏冒險家和若干亡命之徒。他們待在船上終日無所事事，沒有娛樂設施，大多數人就賭博、酗酒。若遇到風平浪靜時，帆船就停在洋面上紋絲不動，幾天、幾十天。船隻兩次經過赤道線，氣溫升到攝氏四十度以上；又有兩次駛近南極，天氣驟冷，空中飄雪，船上甲板結了厚厚的冰。許多人抱怨不已，開口罵天怨海，動手打架鬥毆，當狂風巨浪襲擊船隻時，帆船被掀起好幾丈又拋下，嚴重時帆也扯破、桅杆也折斷了，凶險萬分。船上一片恐怖，以為末日已到，悲觀絕望。

在將近四百個日日夜夜裏，沙勿略這位教宗欽使總是心平氣和，謙卑自下地為同船的人服務。安慰他們、鼓勵他們，為

他們獻彌撒、聽告解、講要理。他做得更多的是服務工作，尤其為病人服務，為他們端水送飯、換洗衣服，從早到晚幾乎沒有空閒時間。為了祈禱，他只能在早晚擠出祈禱時間。每當凌晨，東方海面上太陽跳躍出來時，人們會看見沙勿略正雙手合著、喃喃自語專心祈禱；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候，又是他與天主交談的好時間；即使入睡以後，同室的人仍能聽到他在夢中呼喚天主聖三。祈禱是沙勿略力量的泉源、是他的生命，沒有祈禱，就不會有聖人沙勿略。

各位神父、修女、修生、教友，寫到這裏，我作反省，以聖人、以這位教宗欽使來對照自己的言行。我自問：我有他這種神貧、謙遜的德行嗎？有他克己服務的精神嗎？凡事我先想到的是自身的私利嗎？我是在追求個人物質享受、只求自己舒適而不想到別人嗎？我在教友、尤其貧困教友面前好擺架子嗎？我把精力、時間都放在宣傳福音、服務人群上了嗎？想到這些，我不禁感到臉紅，內心慚愧。我懇請各位為我祈求，求主使我在這已近生命末期的日子裏，努力效法聖人，不為自己只為基督而活，使我真能像聖保祿宗徒說的那樣：「對我來說，生是基督，死是福。」（斐一 21）

#### 四、東亞宗徒

今天我們要出門遠行去一個從未到過的國家或地區時，事先必做一些準備。比如，翻閱有關書籍資料，以便了解其歷史、地理、風土人情、生活習俗等；或在電腦上敲敲打打，以求獲取更多的信息；或想方設法托人介紹打好招呼，以期有人接應接待。當然最好是與人結伴同行。

沙勿略對於前往工作生活的印度幾乎一無所知，他也拒絕

了派給他的隨行人員。看起來似乎是盲目的冒險行動；將要面臨的一切都是那麼的陌生。但聖人憑藉著滿腔的福傳心火、愛主愛人的熱火，他所依賴的是天主上智的照顧，他勇往直前、義無反顧。耶穌不是說過：「手扶著犁而向後看的，不適於天主的國。」（路九 62）

航行終於接近了尾聲，印度大陸的海岸已隱約可見，海面也平坦了，船員們把桅杆上千瘡百孔的帆慢慢卸下，改用槳來划行。目的地終於到了，船上立時響起一片歡呼聲，旅客們都迫不及待地收拾自己的行李，準備下船。沙勿略也拿起自己幾件破舊的衣服和兩本書，懷著特殊的心情，最後看了看所乘的船就同大家一起上了岸，踏上了這片神奇、陌生、又魂牽夢縈的土地。

沙勿略拜會了有關人士之後，就先在聖堂裏做服務工作，行聖事、講道理。不久沙勿略感到教堂的範圍太小，他需要更大的活動空間，他去醫院服侍病人，去監獄探望囚犯，每週一次為痲瘋病人舉行彌撒。

沙勿略首先接觸的是葡萄牙人。他教訓他們不能壓迫剝削當地人，許多官員、兵士、商人由於沒有家屬跟著來，就娶了當地女人，沙勿略教訓他們應尊重她們，不可玩弄而應負責、應盡好家長的責任。他又特別教訓他們應善待奴隸。

接著，他努力學習方言，初步學會後就編寫簡略的教理問答。他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歸化當地居民上，走出教堂，進入市區，一手高舉十字架，一手搖鈴，大聲向人們宣講耶穌基督。他高大的身軀、長長的黑袍、西洋人的臉以及奇特的舉止吸引了許多孩子和充滿好奇的人們。他把他們領到公園或教堂廣場圍圈坐下，然後教他們朗誦自己寫的通俗詩句、唱自己編的歌



曲。當時人們沒有廣播、沒有電視、沒有電影、沒有迪士尼，對當地孩子來說，跟著一個風趣的老外跑呀、唱呀，也不失為一種消遣娛樂的活動。他們很快接納了這個外國人，還領他到自己家裏去看父母。就這樣，沙勿略由大街進入家庭，成了全家人的朋友。然後，當他們背得出教理問答的內容並表示願意做基督的信徒時，沙勿略就給他們授洗。

沙勿略將整個東亞作為自己傳教活動的範圍，他當然不滿足長期待在果亞。當人們告訴他在印度東海岸有不少漁民，為了取得葡萄牙人的保護而領過洗，卻對教理一無所知，與外教人一樣時，他對他們動了憐憫的心。他決定去那兒工作。他在初步學習那裏的方言之後就離開果亞，動身往南去了，路程約四百公里。到印度最南端再往東，而後往北到海對面斯里蘭卡大島，再向北前行。當地居民屬巴拉瓦民族，是印度最低層的民族，稱為賤民。他們以採集珍珠為生，勞動強度大又受剝削，生活很艱苦。沙勿略行行重行行，終於找到了他們，與他們同吃同住，為他們服務，給他們講解教理，經過一段時間以後，又為許多人一一付洗。在給羅馬耶穌會的信中，他說由於領洗人數眾多，他的手臂酸痛異常，雙手不能抬起來。他感到莊稼太多，工人太少，就回到果亞，招募助手。這一路上非常危險，常有盜賊來襲，也有野獸出沒。據歷史記載，沙勿略在東亞時期，從果亞到該地區，往返有十三次之多。

沙勿略離開該處漁民再往北走，一直到達馬德拉斯（Madras），並去了聖多默宗徒的墓地朝聖（傳說聖多默宗徒首先把基督的福音傳到印度，並在那裏殉道）。

在那裏，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到：

「我被祈禱的強烈願望所抓住，……天主讓我在自己

心靈深處感覺到神聖的旨意……奉獻自己……天主聽了我，給了我安慰，我感覺到祂神聖的旨意，我這一次應該向馬六甲（Malacca，今天馬來西亞的Melaka）出發。」

1545年8月，他出發去馬六甲。沙勿略像聖保祿宗徒一樣，不斷前進，每次離開剛創立的地方去另一個地方，都是祈禱後感到天主的聖意而決定的。他們都是拓荒者。

在馬六甲地區，沙勿略度過了艱苦的兩年（1545年9月至1547年12月），此後他返回印度約一年半，其間開始學習日語，準備前往日本。去日本傳教的，沙勿略是第一人。此前只是淘金的商人去過日本。沙勿略歷經千辛萬苦，終於登入鹿兒島（Kagoshima），這一天正是1549年8月15日聖母升天瞻禮。沙勿略開始了他在日本的傳教工作。

關於沙勿略在東亞十一年的傳教生涯，在光啓出版的《聖方濟各·沙勿略傳》中有詳盡的敘述，我這兒不多寫了。

## 五、英年早逝

沙勿略在日本的福傳工作進行得並不容易。每當他與上層人士交談時，他們總會說：「我們怎會輕易信你呢？」因為中國尚不信你的道理，我們的文化、習俗、習慣都是從中國學的，連宗教也是從中國傳來的。沙勿略發現，要勸化日本人必須先勸化中國人。於是，他決定去中國。他於1551年11月離開日本，並於1552年1月回到印度，著手進行去中國的準備工作。根據第一個寫《沙勿略傳》的泰西拉的描寫，這時的沙勿略：

「外貌屬於高而不小的身型，臉部的輪廓比較均衡，臉色紅白相間，神性歡怡而很吸引人，高額黑眼珠，頭髮和鬍子也都是黑的，他的衣著整潔而簡樸。」

他在印度住了四個月，擬定下一步的工作方案，整頓教務。1552年4月25日建立聖體瞻禮日，沙勿略又開始了新的征程，他先到馬六甲等待機會。由於明代朝廷的閉關政策，邊防官員嚴禁外國人入境。沙勿略決定先在中國附近的小島上岸，然後再設法入境。他選定了很荒涼的上川島，它距離大陸海岸只有十公里。離香港約一百六十公里。這時是1552年8月。

由於給養的關係，沙勿略往來小島和葡萄牙商船之間好幾次，最後和一個中國商人約定在11月19日將他偷偷地帶入廣州。約定的日子到了，那個商人卻不見蹤影。沙勿略對著大陸興嘆，恨不能插翅飛過去。無奈，他只得再等待時機。沙勿略整日心焦不安，終於高燒不止病倒了，這時一個好心的葡萄牙商人把自己的茅屋讓給了他，又用土方法替他放血，以降下體溫，他昏迷過去。第二天，又再放血，他再次昏迷，不能吃東西，高熱不退，加上嘔吐，體力大量消耗。11月24日，他開始不省人事，有時喃喃自語。直到12月3日，他的一個名叫安東尼奧（Antonio）的隨行人員只聽到他呼喊天主聖三和聖母瑪利亞以及他常念的一句聖詠「依祢豐富的慈愛，消除我的罪惡吧！」之後，這位教宗欽使在淒風苦雨中吐出最後一口氣而離開了這個世界。

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

安東尼奧和一個葡萄牙人及從大船下來的人把沙勿略的遺體草草收殮後，就掘土安葬了。

十個星期後，由印度來的葡萄牙人把沙勿略的棺柩從土中取出，他們啓棺查看，見遺體完好不腐。他們先迎到馬六甲，再迎到果亞耶穌堂。以後，人們把他曾為數以萬計的人付過洗的右臂卸下，迎到羅馬耶穌堂保存，供人敬仰。前幾年人們又

將之迎到東亞，巡行各地，之後送回羅馬。

1610年教宗保祿五世將沙勿略列為真福。

1622年3月12日，教宗烏爾朋八世把沙勿略、依納爵和大德蘭列為聖品。

## 六、內心生活

我們在了解聖方濟各·沙勿略的傳教生涯之後，有必要再來看看聖人的內心生活。

沙勿略出身貴族，從小接受的是貴族式的教育。飲食起居、衣著習慣都是貴族式的，接觸來往的也都屬於同階層的人士。雖然後來家道中落，但尚能維持相當水平的生活，不至於失去身分。在相繼失去父母以後，十九歲那年，他是以貴族身分前往法國巴黎求學。他到學校以後，生活方式、談吐舉止都透著貴族氣質。在大學時，他還雇用了一個窮學生作僕人。他曾寫信給哥哥請他為自己出一個公證，證明他的貴族出身。他以此為榮，他追求的目標是重振家業，成為名人，光宗耀祖。他自信、好勝、懷有雄心壯志。他在巴黎潔身自好也是為了顧及家族名譽不受玷污。

天主上智的安排，他遇到了依納爵，他對依納爵由冷淡到接納、再到信服，最後拜其為師、尊其為父。沙勿略從醉心世俗、追求榮華富貴到追求真理、追求天國，把世上的名利地位視為塵土。這條神修路程，沙勿略花了整整五年時間。這是依納爵的人格魅力，是他的耐心、恆心，是他豐富的閱人經驗，更是他的祈禱、是天主的恩寵完成了這項事工。

沙勿略重視友誼、鍾愛家庭、熱愛西班牙，性情豪放，奮發進取。這些因素都使得他在皈依以後更加熱愛耶穌會。他在

做了神操後，把自己的一切，智慧、能力，包括自由意志都獻給了耶穌基督。他要奉行祂的旨意、宣揚祂的聖名、擴展祂的王國。

他體驗到耶穌基督是他的一切，也是衆人的一切，他要人們順從祂。根據當時神學的解釋，耶穌臨升天時向門徒們說的「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信而受洗的將得救，不信的將被判罪。」（谷十六 15~16）他按字面解釋，信而受洗的得救，不信的被判罪。這使沙勿略心神不安，萬分焦急。他要走遍天涯地角宣傳福音，勸人信主受洗。「基督的愛催迫他前進再前進。」（參閱格後五 14）他的雙足不能停下來，他是前驅、是開荒者（參閱斐三 16），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在地上，我們沒有永久居住的城市。」（希十三 14）看沙勿略在東亞 11 年的行蹤，我們發現他是何其的相似聖保祿啊！

在東亞，沙勿略感到無比的孤獨，遠離親人、遠離最親愛的良師益友。他視依納爵為慈父，他最大的安慰就是收到依納爵和耶穌會弟兄們的來信。然而那時交通不發達，通信途徑只有海運，而海運有時會遭遇盜賊來襲，有時又遭遇狂風暴雨襲擊，而甚至於船隻沉沒，郵件沒有保障。1546 年沙勿略在給依納爵的信中寫道：「我來印度四年了，只收到你一封信。」家書抵萬金。沙勿略感受的寂寞、孤獨、苦悶、他的掙扎和奮鬥不是現在的我們所能體會的。他給歐洲寫了許多書信，信末署名總是「非常孤獨的沙勿略」。

在東亞，沙勿略沒有朋友、沒有知己。在果亞，他最先接觸的是葡萄牙人，他們多是官員、文職人員、軍人，他們遠離葡京、遠離朝廷、天高皇帝遠，於是，其中許多人胡作非為、欺壓百姓、貪婪成性。沙勿略試圖阻止，但知自己無權無勢，

沒有人會聽，他只好上書國王，請求整治那些貪官污吏。但國王卻對他們聽之任之，沙勿略在最後寫的信中充滿失望地說：「我今世見不到您，祝願在天堂上我能見到您。」意下要國王想想自己死後的下場，升天堂還是下地獄。

沙勿略對印度上層人士也感到氣憤、失望。他們一方面巴結葡萄牙官員，唯唯諾諾、卑躬屈膝；另一方面卻欺壓同胞、敲詐勒索。沙勿略對他們同樣無可奈何。

沙勿略一心接近低層民衆，為他們服務。但他和他們之間沒有可供深層交流的共同語言，總之，沙勿略風華正茂的時期，內心卻過著十分孤獨的生活。

能支持沙勿略，使他保持旺盛精力的是他的祈禱生活，在祈禱中，與天主交談，向聖母訴苦。工作時內心的雙目時刻注視著天主從不離開，甚至睡覺時也在和天主交談，同伴看他睡著時囁嚅說話，呼喊天主的聖名。沙勿略的一生是祈禱的一生。

## 七、天意莫測

天主的上智安排多麼奇妙！青年時期的沙勿略醉心世俗，離鄉背井去巴黎深造，求的是學成後回歸故里幹一番事業，以重振家業，光宗耀祖。如果他沒有遇上依納爵，他很可能成爲一位學者，或成爲一名高官享受人間榮華富貴，之後，被人遺忘，今天，也沒有人知道沙勿略其人。然而，他遇上了依納爵，改變了整個人生。他拋棄世俗，穿上黑袍，以愈顯主榮爲己任。從去聖地的初志改爲去羅馬，由教宗支配；到了羅馬，依納爵打算留他在身邊當秘書，將來接班，然而被派往印度傳教的尼各老·鮑巴第拉卻在臨行前患了重病，依納爵只得讓沙勿略代替前往。那麼，沙勿略原很可能成爲耶穌會的第二任總會長，

於是，管理修會和往來文牘將占去他幾乎所有的精力，也就不可能有其艱苦偉大的傳教事業，也不會成為傑出的福傳主保。沙勿略到了東亞，先印度後馬六甲、後印尼、後日本，最後渴望進入中國，卻只到了中國大門外一個荒島上，被人拋棄在淒風苦雨之中，孤零零地遙望大陸至於夭折。

天主為什麼沒讓沙勿略進入中國傳教呢？耶穌說：「麥粒如果不落在土中死去，它還是一粒；但如果死去，便會結出許多子粒來。」（若十二 24）天主上智另有安排來完成沙勿略的遺願。就在沙勿略去世的那年，利瑪竇在義大利出生了。後來的利氏穿上儒服、熟讀四書五經、帶著先進科學技術，廣交朋友、耐心周旋，終能北上京都進入皇宮，取得永久居住權和自由傳教權，引進、保護其他傳教士在廣闊的神州宣傳福音，死後還得到皇帝賜予的墓地，該處迄今仍保存完好，吸引衆多的人們前去瞻仰。

沙勿略隻身進入東亞，開始幾乎是一個人孤軍作戰，以後依納爵陸續派遣會士支持，也只寥寥數人。今天在東亞工作的耶穌會士近四千人之多，其中絕大多數是當地人。他們為了愈顯主榮，進行著多種形式的福傳工作，有研究天文、管理天文台的；有開設高等學校、為社會培養人才的；有建醫院的；有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的；有專為難民爭取福利的；有專做出版、新聞工作的。只要愈顯主榮的事，他們都做。

一粒麥子落在土裏死了，才能結出許多子粒來。沙勿略是一個「失敗者」，他是教宗的欽使，可死得何其淒涼，但他死了，大批傳教士湧出來了；許多殉道者也是「失敗者」，他們死於非命，但「他們的血卻成了信友的種子」；耶穌是「大失敗者」，卻是死在十字架上的種子，今天，祂擁有數十億的追

隨者。我們的教會譜寫的正是一部從失敗再失敗，直至死亡而後再生的歷史。

天意莫測。天主曾借先知依撒意亞的口說過：「我的想法不是你們的想法，你們的想法也不是我的想法。」天主又說：「我的思念不是你們的思念，你們的行徑也不是我的行徑。」（依五五 8）所以，重要的是我們應不斷地尋求天主的聖意、天主的行徑，而摒棄自己的意願、矯正自己的行徑。

## 八、結束語

各位神父、修女、修生、教友，

信寫到這兒，收到教宗本篤十六世的第一封通諭，題為《天主是愛》，拜讀之下，獲益良多。「天主是愛」是我們教會的基本道理。天主是愛，天主以愛創造了人類，又以愛再造了人類。天主的愛充滿了世界，也充滿了沙勿略的心，是天主的愛催迫沙勿略離鄉背井來到東亞，歷盡千辛萬苦，把福音傳布給了東亞人民。沙勿略是「天主是愛」的見證。

教宗在通諭的第二部分講了教會和教友們的使命：一是宣講聖言；二是勤行、勤領聖事；三是實踐愛的誠命。每一個信仰基督的人必須有仁愛的行動，三者缺一不可。今年是我們教區的福傳年，希望全體神父、修女、修生、教友大力宣講聖言，勤行、勤領聖事並大力開展仁愛行動，讓我們努力效法聖方濟各·沙勿略，活出我們所信仰的「天主是愛」的真理。阿們。